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三筆 第十三卷（十三則）

鐘鼎銘識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，其間款識，唯「眉壽萬年」，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之語，差可辨認，餘皆茫昧不可讀，談者以為古文質樸固如此，予竊有疑焉。商、周文章，見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三《盤》五《誥》，雖枯曲贅牙，尚可精求其義，他皆但然明白，如與人言。白武王《丹書》諸銘外，其見於經傳者，如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饒鼎之銘曰：「昧且丕顯，後世猶怠。」正考父鼎銘曰：「一命而偃，再命而恆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餘敢侮。鬻於是，鬻於是，以糊餘口。」卓氏量銘曰：「時文思索，允臻其極。嘉量既成，以觀四國。永啟厥後，茲器維則。」祭射侯辭曰：「惟若寧侯，毋或若女不寧侯，不屬於王所，故抗而射女。」衛禮至銘曰：「餘掖殺國子，莫餘敢止。」孔惺鼎銘曰：「六月丁亥，公假於太廟。公曰叔舅，乃祖莊叔，左右成公，成公乃命莊叔，隨難於漢陽，即宮於宗周，奔走無射，啟右獻公，獻公乃命成叔，纂乃祖服。乃考文叔，興舊嗜慾，作率慶士，躬恤衛國，其勤公家，夙夜不解，民咸曰休哉！公曰叔舅，予女銘，若纂乃考服。惺拜稽首曰：對揚以辟之勤大命，施於烝彝鼎。」扶風美陽鼎銘曰：「王命屍臣，官此柁邑，賜爾旂鸞，黼黻瑠戈。屍臣拜手稽首曰：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。」此諸銘未嘗不粲然，何為傳於今者，艱澀無緒乃爾。漢去周末遠，武、宣以來，郡國每獲一鼎，至於薦告宗廟，群臣上壽。竇憲出征，南單于遺以古鼎，容五斗，其銘曰：「仲山甫鼎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。」憲乃上之，蓋以其難得故也。今世去漢千年，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，又為不可曉已。武帝獲汾陰鼎，無款識，而備禮迎享，宣帝獲美陽鼎，下群臣議，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細之，又何也？犧尊象尊《周禮》司尊彝：「裸用雞彝、鳥彝，其朝獻用兩獻尊，其再獻用兩象尊。」漢儒注曰：「雞彝、鳥彝，謂刻而畫之為雞、鳳凰之形。獻讀為犧，犧尊飾以翡翠，象尊以象鳳凰。或曰：以象骨飾尊。又云：獻音娑，有婆娑之義。」惟王肅云：「犧、象二尊，並全牛、象之形，而鑿背為尊。」陸德明釋《周禮》獻尊之獻，音素何反。而於《左氏傳》「犧象不出門」，釋犧為許宜反，又素何反。予按今世所存故物，《宣和博古圖》所寫，犧尊純為牛形，象尊純為象形，而尊在背，正合王肅之說。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，鄭司農諸人所云，殊與古制不類。則知目所未睹而臆為之說者，何止此哉！又今所用爵，除太常禮器之外，郡縣至以木刻一雀，別置杯於背以承酒，不復有兩柱、三足、只耳、侈口之狀，向在福州見之，尤為可笑也。

再書博古圖予昔年因得漢匱，讀《博古圖》，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《隨筆》，近復盡觀之，其謬妄不可殫舉。當政和、宣和間，蔡京為政，禁士大夫不得讀史，而《春秋三傳》，真束高閣，故其所引用，絕為乖盾。今一切記之於下，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。商之癸鼎，只一「癸」字，釋之曰：「湯之父主癸也。」父癸尊之說亦然。至父癸匱，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。乙鼎銘有「乙毛」兩字，釋之曰：「商有天乙、祖乙、小乙、武乙，太丁之子乙，今銘『乙』，則太丁之子也。」父己鼎曰：「父己者，雍己也。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，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？」至父己尊，則直云「雍己之子太戊為其父作」。予按以十乾為名，商人無貴賤皆同，而必以為君，所謂「癸」即父癸，「己」即雍己，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。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「非」，釋之曰：「據《史記》有非子者，為周孝王王馬，其去商遠甚。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，考其時當為公非也。」夫以一「非」字，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，可謂無理。周益鼎曰：「《春秋》文公六年有梁公益，昭公六年有文公益，未知孰是？」予按《左傳》文八年所紀，乃梁益耳，而杞文公名益姑。周絲駒父鼎曰：「《左傳》有駒伯，為卻克軍佐，駒其姓也。此曰駒父，其同駒伯為姓邪？」予按《左傳》，駒伯者卻錡也，錡乃克之子。是時卻氏三卿，錡曰駒伯，鑿曰苦成叔，至曰溫季，皆其食采邑名耳，豈得以為姓哉？叔液鼎曰：「考諸前代，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，惟周八士有叔夜，豈其族歟？」夫伯仲叔季，為兄弟之稱，古人皆然，而必指為叔夜之族，是以「叔」為氏也。周州卣曰：「『州』出於來國，後以『州』為氏。在晉則大夫州綽，在衛則大夫州吁，其為氏則一耳。」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，而州吁乃衛公子，正不讀《春秋》，豈不知《衛詩·國風》乎？遂以為氏，尤可曬也。周高克尊曰：「高克者，不見於他傳，惟周末衛文公時，有高克將兵，疑克者乃斯人，蓋衛物也。」予按元銘文但云「伯克」，初無「高」字，高克《鄭·清人》之詩，兒童能誦之，乃以為衛文公時，又言周末，此書局學士，蓋不曾讀《毛詩》也。周毀敦曰：「銘雲伯和父，和者衛武公也。武公平戎有功，故周平王命之為公。」予按一時列國，雖子男之微，未有不稱公者，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？周慧季鬲曰：「慧與惠通，《春秋》有惠伯、惠叔，號姜敦有惠仲，而此兩名之為惠季，豈非惠為氏，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？」予按惠伯、惠叔，正與莊伯、戴伯、平仲、敬仲、武叔、穆叔、成季相類，皆上為諡而下為字，烏得以為氏哉？齊侯鐘鐻銘云：「咸有九州，處禹之都。」釋之曰：「齊之封域，有臨淄、東萊、北海、高密、膠東、泰山、樂安、濟南；平原，蓋九州也。」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，今所指言郡名，周世未有，豈得便以為州乎？宋公韻鍾銘曰：「宋公成之鍾。」釋之曰：「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，而有共公固成，又一世而有平公成，又七世而有剔公成，未知孰是？」予按宋共公名，《史記》以為瑕，《春秋》以為固，初無曰「固成」者。且父既名「成」，而其子複名之可乎？剔成君為弟偃所逐，亦非名「成」也。周雲雷磬曰：「《春秋》魯飢，臧文仲以玉警告羅於齊。」按經所書，但云「臧孫辰告羅於齊」。《左傳》：亦無玉磬之說。漢定陶鼎曰：「漢初有天下，以定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，越既叛命，乃以封高祖之子恢，是為定陶共王。」予按恢正封梁王，後徙趙。所謂定陶共王者，元帝之子、哀帝之父名康者也。

碌碌七字今人用碌碌字，本出《老子》云：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」孫愐《唐韻》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■■，然又為錄錄、錄錄、鹿鹿、陸陸、祿祿凡七字。《史記》「毛遂云：『公等錄錄，因人成事。』」《唐韻》以為錄錄。《漢書·蕭何贊》云：「錄錄未有奇節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錄錄猶鹿鹿、言在凡庶之中也。」《馬援傳》：「今更共陸陸。」《莊子·漁父篇》：「祿祿而受變於俗。」後生或不盡知。

占測天星國朝星官歷翁之伎，殊愧漢、唐，故其占測荒茫，幾於可笑。偶讀《四朝史·天文志》云：「元祐八年十月戊申，星出東壁西，慢流至羽林軍沒。主擢用文士，賢臣在位。」「紹聖元年二月丙午，星出壁東，慢流入濁沒。主天下文章士登用，賢臣在位。」「元符元年六月癸巳，星出室，至壁東沒。主文士入國，賢臣用。」「二年二月癸卯，星出靈台，北行至軒轅沒。主賢臣在位，天子有子孫之喜。」按是時宣仁上仙，國是不變，一時正人以次竄斥，章子厚在相位，蔡卞輔之，所謂四星之占，豈不可笑也！子孫之說，蓋陰諂劉后雲。

政和宮室自漢以來，宮室土木之盛，如漢武之甘泉、建章，陳後主之臨春、結綺，隋楊帝之洛陽、江都，唐明皇之華清、連昌，已載史策。國朝祥符中，奸臣導諛，為玉情昭應、會靈、祥源諸宮，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，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。京既固位，竊國政，招大璫童貫；楊戩、賈詳、藍從熙、何訴五人，分任其事。於是始作延福宮，有穆清、成平、會寧、睿謀、凝和、崑玉、群玉七殿，東邊有蕙馥、報瓊、蟠桃、春錦、疊瓊、芬芳、麗玉、寒香、拂雲、偃蓋、翠葆、鉛英、雲錦、蘭薰、摘金十五閣，西邊有繁英、雪香、披芳、鉛華、瓊華、文綺、絳萼、穠華、綠綺、瑤碧、清音、秋香、叢玉、扶玉、絳雲、亦十五閣。又疊石為山，建明春閣，其高十一丈，宴春閣廣十二丈，鑿圓池為海，橫四百尺，縱二百六十六尺。鶴莊、鹿砦、孔翠諸柵，蹄尾以數千計。五人者各自為制度、不相沿襲，爭以華靡相誇勝，故名「延福五位」。其後復營萬歲山、艮嶽山，周十餘里，最高一峰九十尺；亭堂樓館不可殫記。徽宗初亦喜之，已而悟其過，有厭惡語，由是力役稍息。靖康遭變，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注渠，拆屋為薪，翦石為炮，伐竹為篋籬，大鹿數千頭，悉殺之以陷衛士。

僧官試卿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予已論之矣。自其後習以為常，至本朝尚爾。元豐三年，詳定官制所言，譯經僧官，有授試光祿鴻臚卿、少卿者，請自今試卿者，改賜三藏大法師，試少卿者，賜三藏法師。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，少卿四字，並冠以譯經三藏。久之復罷。

大觀算學大觀中，置算學如庫序之制，三年三月，詔以文宣王為先師，兗、鄒、荊三國公配饗，十哲從祀，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，繪像於兩廊，加賜五等之爵。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，風後、大槩、隸首、容成、箕子、商高、常僕、鬼臾區、巫咸九人封公，史蘇、卜徒父、卜偃、梓慎、卜楚丘、史趙、史墨、裨灶、蔡方、甘德、石申、鮮於妄人、耿壽昌、夏侯勝、京房、翼奉、李尋、張衡、周興、單颺、樊英、郭璞、何承天、宋景業、蕭吉、臨孝恭、張曾元、王樸二十八人封伯，鄧平、劉洪、管輅、趙達、祖冲之、殷紹、信都芳、許遵、耿詢、劉焯、劉炫、傅仁均、王孝通、瞿曇羅、李淳風、王希明、李鼎祚、邊岡、郎f、襄楷二十人封子，司馬季主、洛下閎、嚴君平、劉徽、姜岌、張立建、夏侯陽、甄鸞、盧太翼九人封男。考其所條具，固有於傳記無聞者，而高下等差，殊為乖謬。如司馬季主、嚴君平止於男爵，鮮於妄人、洛下閎同定《太初曆》，而妄人封伯，下閎封男，尤可笑也。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雲。

十八鼎夏禹鑄九鼎，唯見於《左傳》王孫滿對楚子，及靈王欲求鼎之言，其後《史記》乃有鼎震及淪入於泗水之說。且以秦之強暴，視衰周如機上肉，何所畏而不取？周亦何辭以卻？赧王之亡，盡以寶器入秦，而獨遺此，以神器如是之重，決無淪沒之理。泗水不在周境內，使何人般舁而往，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？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，蓋亦為傳聞所誤。《三禮》經所載鍾彝名數詳矣，獨未嘗一及之。《詩》、《易》所書，固亦可考，以予揣之，未必有是物也。唐武後始復置於通天宮，不知何時而毀。國朝崇寧三年，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，四年三月成，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，名曰九成宮。中央曰帝鼎，北方曰寶鼎，東北曰牡鼎，東方曰蒼鼎，東南曰罔鼎，南方曰彤鼎，西南曰阜鼎，西方曰晶鼎，西北曰魁鼎。奉安之日，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。大觀三年，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。政和六年，復用方士王仔昔議，建閣於天章閣西，徙鼎奉安。改帝鼎為隆鼎，餘八鼎皆改焉，名閣曰圓象徽調閣。七年，又鑄神霄九鼎，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，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，三曰山嶽五神之鼎，四曰精明洞淵之鼎，五曰天地陰陽之鼎，六曰混純之鼎，七曰浮光洞天之鼎，八曰靈光晷曜煉神之鼎，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。明年鼎成，置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，遂為十八鼎。繼又詔罷九鼎新名，悉復其舊。今人但知有九鼎，而十八之數，唯朱忠靖公《秀水閑居錄》略紀之，故詳載於此。

四朝史志《四朝國史》本紀，皆邁為編修官日所作，至於淳熙乙巳、丙午，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。惟志二百卷，多出李焘之手，其匯次整理，殊為有功，然亦時有失點檢處。蓋文書廣博，於理固然。《職官志》云：「使相以待勛賢故老，及宰相久次罷政者，惟趙普得之。明道末，呂夷簡罷，始復加使相，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，遂以為例。」按趙普之後，寇準、陳堯叟、王欽若，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。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，終於位，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。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，則非也。因記《新唐書》所載：「李泌相德宗，加崇文館大學士。泌建言，學士加大，始中宗時，及張說為之，固辭。乃以學士知院事。至崔圓復為大學士，亦引泌為讓而止。」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，泌之相也，相去三十年，反以為圓引泌為讓，甚類前失也。

宗室參選吏部員多闕少，今為益甚，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，輒為宗室所奪，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。按宣和七年八月，臣僚論：「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，至崇寧初，大啟僥倖，遂使任意出官，又優為之法，參選一日，即在闈選名次之上。以天支之貴，其間不為無人，而膏粱之習，貪淫縱恣，出為民害者不少。議者頗欲懲革，罷百十人之私恩，為億萬人之公利，誠為至當。若以親愛未忍，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。」從之。靖康元年八月，又奏云：「祖宗時，未有宗室參部之法，神宗時，始選擇差注一二。崇寧初，立法太優，宗室參選之日，在本部名次之上，既歷年月深遠、勞效顯著之人，復占名州大縣、優便豐厚之處。議者頗欲懲革，不注郡守、縣令，與在部人通理名次。」有旨從之。此二段元未嘗衝改，不知何時復紊也。

元豐庫神宗常憤北狄倔強，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，於內帑置庫，自制四言詩曰：「五季失圖，獫狁孔熾。藝祖造邦，思有懲艾。愛設內府，基以募士。曾孫保之，敢忘厥志！」凡三十二庫，每庫以一字揭之，儲積皆滿。又別置庫，賦詩二十字，分揭於上曰：「每虔夕惕心，妄意遵遺業。顧予不武資，何日成戎捷。」其用志如此，國家幫藏之富可知。熙寧元年，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，於四榷場鬻錢銀，準備買馬，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。乾道以來，有封樁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，合為四千萬緡，孝宗尤所垂意。入紹熙以來，頗供好賜之用，似聞日減於舊云。

五俗字書字有俗體，一律不可復改者，如衝、涼、況、減、決五字，悉以水為；，筆陵切，與「冰」同。雖士人禮翰亦然。《玉篇》正收入於水部中，而；部之末亦存之，而皆注云「俗」，乃知由來久矣。唐張參《五經文字》，亦以為訛。